

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



土地的变迁

——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

【美】威廉·克罗农 著
鲁奇 赵欣华 译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周年版

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

20周年版

土地的变迁

——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

【美】威廉·克罗农 著

鲁奇 赵欣华 译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北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9-747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地的变迁: 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
(美) 克罗农 (Cronon, W.) 著; 鲁奇, 赵欣华译. —北
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2.9

(国际环境译丛)

ISBN 978-7-5111-1114-2

I. ①土… II. ①克… ②鲁… ③赵… III. ①环
境—历史—美国—现代 IV. ①X-0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092 号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by William
Cronon Copyright © 1983, 2003 by William Cronon. Foreword copyright © 2003 by John
Demo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ill and Wang,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LC, New York.

丛书总策划 刘友宾

第一辑策划 马琦杰 周 煜

责任编辑 马琦杰

责任校对 扣志红

封面设计 玄石至上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00062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邮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编辑管理部)

010-67112738 (管理图书出版中心)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装质量热线: 010-67113404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翻印、转载,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联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正如我们所见，人类一直在影响着有机的和无机的自然，因此，人类即使不是决定了，也是改变了他的地球家园的物质结构。

乔治·珀金斯·马什，《人与自然》

考虑到我们的年龄，我们所经历过的巨大苦难，这个国家一些地方的荒芜，以及我们原本的贫穷，我认为，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地球上任何人类中，我们做得是最多的。

J. 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弗克，《十八世纪美国概略》

出版前言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错综复杂。目前，诸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主要环境问题，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而不容回避的威胁。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环保事业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我国在污染防治、生态建设和保护、环保基础能力提升和环境经济政策完善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环境保护同样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很多长期积累的环境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改善环境质量的呼声日益高涨。

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全球化的今天，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必须广泛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携手保护地球家园，以开放的姿态不断深化和加强国际环境合作，一直是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方面。

环境图书出版是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国际环保交流与合作，传播环保理念与知识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专业的环境科学出版社，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从2009年开始，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明确提出将国外环境图书作为一条新的、重要的产品线，推出“国际环境译丛”系列图书，加大引进国外优秀环境图书的力度，借鉴国际社会有益的环境理念与实践，以期为推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呈献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中的一种。“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包括《瘟疫与人》、《土地的变迁》、《乡村里的推土机》、《消逝中的荒野》、《哥伦布大交换》和《荒野与美国精神》等6种图书。这一辑译丛着眼于各国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新成果，特别注重引介一些前沿性、边缘性和综合性环境学科的新成就。因时间仓促，本辑图书可能还有不少不如人意之处，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们不断改进，努力把“国际环境译丛”打造成一条具有广泛影响的产品线。

今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将继续深化产品创新，努力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环保图书，扩大国外环境图书的市场覆盖面，为普及环保知识、传播生态文明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

译者的话

通过翻译这本书，译者不但对几个世纪之前的美洲的自然景观、印第安人的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美洲和欧洲的交流等各方面的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人类活动和土地变迁之间关系，特别是在欧美贸易、欧洲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向美洲的移植过程中，对塑造美洲的景观变化所发挥的作用等方面也汲取了很多的知识。也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也时时为中国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式微和环境史方面研究的滞后扼腕叹息，因为我们有着更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和更丰富的历史资料记录，中国本应在这方面有更为扎实和辉煌的成就。

坦率而言，在着手这本书的翻译时，译者对于威廉·克罗农可以说毫无了解。而当我们搜寻并且阅读了作者的有关资料后，则对威廉·克罗农的学术背景、学术精神、学术功底和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益发钦佩和赞赏。因此，我们更愿意简单地介绍一下作者的成长经历和他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译者的话”，而舍弃了对这本书导读性质的概述，因为，译文就在这里，读者自己可以通过阅读获得自己更好的理解。

今年，威廉·克罗农 58 岁，他 1954 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1976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1979 年和 1980 年的两年中，获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硕士学位，1981 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90 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与中国的环境专家或环境史专家大多以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为主要学术训练不同，威廉·克罗农不是在环境学、地理学以及其他环境研究技术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环境史学专家，他接受过的是文学、哲学和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训练，也许正是这个背景使他在那样年轻的时候，就写出了这部有影响的著作，使他的学术成就不同凡响，这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威廉·克罗农勤奋笔耕，著作颇丰。1983 年，《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问世，这是他的第一部著作。翌年，这本书就获得

了美国历史学家协会授予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 (Francis Parkman Prize)。1991 年,《自然的中心地:芝加哥和大西部》出版,同年,获芝加哥论坛中心地奖。1992 年,再获班克罗夫特特奖 (Bancroft Prize),这一年,他还是普利策历史学奖的三位候选人之一。由于该书是 1992、1993 两年间出版的最好的环境史 and 环境保护史著作,因此,1993 年,再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乔治·珀金斯·马什奖 (George Perkins Marsh Prize) 和森林史学会颁发的查尔斯·A·韦尔豪泽奖 (Charles A. Weyerhaeuser Award)。1992 年,威廉·克罗农与人合编了《在开放的天空下:美国西部历史的再思考》。1995 年,他又编辑出版了题为《不平凡的土地:人类在自然界地位的再思考》论文集。现在,克罗农的研究集中于威斯康星波蒂奇地区最后一次冰河期以来的历史。这项研究将探讨人的地域意识如何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居地的景观变化所塑造。同时,他还在编写一部名为《及早拯救自然:过去的环境和人类的未来》一书,该书以探讨环境史和环境主义之间的演化关系为重点。

威廉·克罗农不但勤奋笔耕,而且也长期活跃在教学和学术组织领域,因此,他不但在耶鲁和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了一系列的教学奖项,而且,在学术界也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1992 年,他担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教授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Professor),从事历史、地理和环境研究工作。1999 年,他被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员,2003 年,他被提名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维拉斯研究教授 (Vilas Research Professor),这是这所大学最杰出的人物才能拥有的教授身份。2006 年被选为威斯康星科学、文学艺术院特别会员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特别会员。1994 年春天,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人文研究所主持了“再造自然”为主题的学院研究班。1996 年 1 月到 1998 年,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项目主任。1997 年到 2000 年,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查德伯恩民居学院 (Chadbourne Residential College) 首任院长。2004 年到 2007 年,主持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湖岸自然保护委员会工作,领导着这个委员会制定了一流的战略性规划,创建了这个委员会的获奖网站。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2006 年组建了文化、历史、环境中心,他是这个中心的创办人和主任。多年来,克罗农一直是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主席,华盛顿大学出版社《韦尔豪泽环境系列丛书》(Weyerhaeuser Environmental Books Series) 总编。现在,他被选为 2011—2012 年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本书共分八个章节、文献随笔、注释和跋四大部分,全书的翻译工作由

鲁奇和赵欣华完成，最后由鲁奇完成书稿的整理、统稿和校译工作。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愿意诚恳接受社会各界读者提出的批评。

译者

2012年6月，北京

序

约翰·迪莫斯

(John Demos)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土地的变迁》一书已问世满 20 年了。现在再读这本书，会像初读时那样，去体验对真正新事物的那种兴趣、兴奋和发现的感觉。

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土地的变迁》一书才刚刚 20 岁。现在再读这本书，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探寻早期美国史中那些深层的一切。

也许，这就是对一部奠基性著作的定义：永远的新颖，长久的存在。但是，蕴涵在书中的力量事实上并不是瞬间显露的。在此书出版时，作者还是个非常年轻的学者（仍在攻读博士学位）。报界评论人起初并未注意到这本书。然而，一项出版大奖，弗朗西斯·帕克曼奖，1984 年的评奖人则颇具敏锐性，他们投了这本书一票，赐福予它。此后，对这本书的认识就出现了日渐高涨的浪潮，例如，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编辑曾几次约我撰写此书的书评。

那时我已认识克罗农，此前我们至少有过一次私人会面，但那只是纯粹与他的学业有关的会面。与此同时，我只是一个充满好奇的人（总是喜欢为纽约时报写些评论）。尽管“环境史”此前已受到了学者的关注，但我那时尚未读过一本有关环境史的书和文章。

如果有什么学术上的转折者的话，那么，《土地的变迁》就当之无愧地曾经是（而且仍将是）这样的转折者。当我翻开这本书时，两种相反的力量似乎在强烈碰撞。第一种力量强烈地吸引着我，书中的观点、论据是那样地富于原创性、说服力、严密性，使我不能释手。另一种力量则使我停下来并细细品味，我常常站起身在房间踱步“消化”。我记得有几个长夜我曾深陷在这种美妙窘境的痛苦之中。

我在纽约时报的评论发表后不久，可以说那真是一篇狂言乱语，克罗农和我成了同事，然后又成了朋友。我很快就发现，那书和那人真是完美的一

对，书如其人，他学习的敏捷和深刻是持续的。尤为难忘的是那次在新罕布什尔怀特山与我们夫妇一起的夏季野营之行。那个图景，读者可以想象，高出树木线之上的一座多岩石的山丘，四周缭绕着随风而来的雾，四个冻得有些发抖的人手脚并作地挤作一团。中间是克罗农，他在细致地分析着一小片罕见的高山地衣，此时，虽然又冷又累，但他的同伴们却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分析。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大约在 1980 年，研究环境史的思想刚刚出现，而研究实践则远未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其思路是，通过“新社会史学”全力的学术努力，用二十年时间做准备。这种思路带来的重要冲击是，它推动着历史学家的兴趣点日趋接近实际的生活，所谓实际的生活，就是普通人每天的生活经验。而研究实际生活的关键要素则是人们所知的社区研究法，其中特定的城镇（教区或县域）则是详尽经验调查的主要对象。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物质生活的详情、对地方环境的责难和压力等，都成了“新”历史学家研究日程中的内容。总的来说，其结果是巨大而惊人的，甚至过去生活中的种种事件都会醒目地进入人们的视野。因而，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对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工具包添加了重要内容，量化研究、人口统计学、心理学、容量分析，以及应用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等等。

但是，就这个要点而言，上述道理仅据隐喻和启发的性质，社区生活的文字证据远未发掘。可以肯定，有些个人的社会史著作或许会对一些特定地方景观进行了某些描述。但这仍只是些初步的工作，他们的典型特点就是，首先搭好一个舞台并摆好一些环境道具，然后把各种人类角色置于剧目的中心，并开始铺陈演绎这出真实的历史戏剧。

《土地的变迁》则与此不同。随着这本书的出版，环境已远不再是一个背景舞台，而是真正成了有其特有资格的重要角色。舞台上的演员表扩展得惊人，除了人类以外，岩石、树木、土壤、野生与驯养的动植物、昆虫，甚至还有肉眼看不到的（但有时却具有巨大影响）微生物。此时，社区研究的“社区”已不再相同。

以最长远的前景观之，人类本身已被融入环境之中。因此，这里的主题、能量、组织原则，则成了不断展开的互动关系。各种各样的环境舞台造型会以链条式的方式集聚在一起，一事物中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其他事物中的变化。尤为突出的是，这样的链条给最出色的环境史，包括《土地的变迁》，带来了引人注目的特点。通过强调复杂性，即所有历史过程的“系统”方面，这样的

环境史著作为普遍的学术研究构建了某种标准。

当然，其他学者的著作也对这种相似的一般成果做出了贡献。但是，过去和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具有这样的核心性地位。时间的选择是对的，机会是开放的，而最重要的则是，著作本身的撰写一定是卓尔不群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意味着奖励“文学杰出之作”以及著作同时具有的其他优点，《土地的变迁》就不乏这些优点。）因此，这本不到两百页的一册书的确使整整一代学者、学生以及其他敏锐的读者受到了教育。

此时，其他时代的人们正在未显现的舞台两侧等待着……

马萨诸塞，台灵翰

2003年1月

前 言

在这本书中，我力图撰写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生态史。我所谓的生态史是一部超出各种人类制度界限，如经济制度、阶级和性别制度、政治组织制度、文化典仪制度，并为这些人类制度提供背景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历史。不同的人类选择了不同的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他们的选择不仅通过人类的社区，而且还通过更广大的生态系统，产生了网状的分叉和联系。撰写一部阐述这样关系的历史，就要不可避免地把非人类角色带到舞台的中心，而通常在历史分析著作中这些角色即使出现，也只是被放在边缘的位置。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评价新英格兰景观中的松树、猪、海狸、土壤、玉米地、林地、水域，以及其他组成要素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我的论题很简单：一方面讨论历史学家们所熟知的，即由印第安人到欧洲人在新英格兰统治的转变在这些人类组织生活方式方面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则讨论历史学家们不那么熟悉，但也会带来根本重组变化的问题，即由印第安人到欧洲人在新英格兰统治的转变在这个地区的动植物群体中所带来的重要变化。对于有时历史学家们称为“边疆推进”的欧洲入侵的文化后果，我们必须再加上对生态后果的考虑。所有这些都被复杂的各种关系联系起来，合理地理解这些关系不但需要生态学家的研究工具，也需要历史学家的研究工具。

撰写历史时耗费巨大力量进行生态分析，是因为这种分析能够揭示生态过程和长期变化，不进行这种分析，生态过程和长期变化就不会昭示给人类。正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这种分析对于评价生产方式中的历史变化尤为有益；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分析方法中，经济则成了生态的子系统。因此，我把我的论据建构在能够最好利用这种分析力量的优势上面。我从比较新英格兰前殖民时代的生态系统和 19 世纪初期的生态系统开篇。之后，将前殖民时代印第安社区的生态关系与欧洲人到达后的生态关系进行比较，尤其是在各集团如何设想拥有财产方面（因此与生态系统相联系）进行了比较。确定了论据与这些比较内容的框架后，本书的其他部分论述了随着欧洲人的到达所发生的

生态变化过程。

贯穿本书始终的目的是，对殖民时期新英格兰生存环境所发生的实际变化的原因做出解释。重写这个地区的人类史并不是我的目的：这本书不是英格兰印第安人的历史，也不是印第安-殖民地的关系史，更不是英国殖民者从清教徒向美国佬转化的历史。的确，读者千万不要从我的论文的主要内容中对这些主题得出错误的结论。尽管我把造成新英格兰生态不断变化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殖民者那颇为排他性的财产观念，以及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卷入程度，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出现于1620年代以来，但我并不是说，1620—1800年殖民经济的本质没有经历根本性的变革。殖民经济的本质确实产生了一些改变，而且其中一些变革，通过强化已经出现的趋势，加速了生态变化的过程。

同样重要的是，读者也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与殖民者一样，印第安人在他们的活动和组织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我描述前殖民时代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时，我无意说这些生活方式比他们与殖民者接触后所选择（或被迫）的生活方式“更完美”或更“印第安”。虽然印第安人并没有从生态关系方面对他们的“印第安性”给出定义，但很多印第安人甚至在他们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和政治主权被摧毁之后，还保持着他们的身份观念和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因为我的主要目的是解释生态的变化，所以我很少注意欧洲人征服印第安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和军事方式。我希望，现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概况还是相当熟悉的，我相信读者会通过进一步阅读我在文献随笔中讨论的那些著作，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虽然我的论据尽可能地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但任何这类著作都免不了要参考其他学者和其他学科的著作。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曾把交叉学科研究描述为“由于一些其他学科的不确定性而将个人专业中未知的东西多重化了的过程”。与萨林斯一样，我认为交叉学科研究工作的收益超过了它的危险，但对他的风险观念，我有同感。当我在自己不熟悉的人类学、生态学以及殖民史等学科领域学习探索时，有时我感到自己在冒险，也十分的不自信。所幸的是，我得到了那些只要可能就清楚指出我的明显错误的向导们的保佑。他们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四年前正是埃德蒙·S·摩根建议我把这本书的主题写成研讨会的论文。首先，他尽责地说服了我这项研究是可行的，之后在本书的酝酿过程中始终他都提出了他的批评意见和道义上的支持。多年来，霍华德·拉马尔（Howard

Lamar) 一直是我在学习西方史方面的良师益友, 因而, 我不但要感谢他对本书的指点, 而且要感谢他对我无计划地奔赴新英格兰边远地带进行考察的宽恕。

没有耶鲁大学的各种资源和这个团体, 这本书也是不可能完成的。除了在哈佛怀德纳图书馆和大学档案馆的短暂考察外, 我的所有研究工作都是在耶鲁完成的。在交叉学科研究工作中, 令人愉快的(有时也是恼怒的)事情之一, 就是在以前从未造访过的图书馆的目录厅、藏书库等各个部门的浏览和寻找。后来我发现, 除了我经常去的斯特林和拜内克图书馆外, 我还走访了耶鲁大学人类学图书馆、艺术和建筑学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林学图书馆、地质学图书馆、克兰科学院图书馆、法学图书馆、鸟类学图书馆、西利·马德图书馆和社会科学图书馆, 我非常感激那里的图书馆员们和图书馆丰富藏书的制度。特别是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的帮助, 他是耶鲁林学院的图书馆员, 对我的这项研究自始至终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很多其他的朋友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乔治·迈尔斯(George Miles)对我分析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的方法提出了严格而富于建设性的批评, 虽然我知道他一直不同意我的一些解释, 但我还是从他的建议中获益匪浅。蒂莫西·韦斯科尔(Timothy Weiskel)不仅一直提醒我在人类学方面的解释要保持忠实严谨, 他也是我经济和生态人类学方面的主要向导。丽贝卡·博尔曼(Rebecca Bormann)一直是最可靠和最有帮助的生态学方面的批评家。那些与我讨论本书并赐我他们的批评性建议的人有: 琼-克里斯托夫·阿格纽(Jean-Christophe Agnew)、伊丽莎白·布莱克默(Elizabeth Blackmar)、约翰·布卢姆(John Blum)、洛丽·金斯伯格(Lori Ginzberg)、弗兰·哈利汉(Fran Hallihan)、汤姆·哈特利(Tom Hatley)、大卫·贾菲(David Jaffee)、蒂姆·米切尔(Tim Mitchell)、迈克尔·萨伯斯坦(Michael Saperstein)、罗伯特·谢尔(Robert Shell)、葆拉·希尔兹(Paula Shields)、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加迪斯·史密斯(Gaddis Smith)、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罗伯特·韦斯特布鲁克(Robert Westbrook)和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对上述所有人, 我表示感谢。

也许, 阿瑟·王(Arthur Wang)是最志趣相投和最鼓舞人的出版人, 在他的手里, 一个年轻的史学家或许只能期望失败, 但我却要在他的其他作者对他的合唱中加上我的赞美之歌。他和埃里克·福纳(Eric Foner)都是模范编辑。

特别要感谢我的朋友大卫·斯克贝 (David Scobey)，他不但在本书写作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详尽校读了手稿，而且在百忙中耗用了大量时间与我讨论书中内容。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是我们之间持续不断的谈话的直接结果，可以说，没有这些谈话，这书的结果一定会更为糟糕。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楠（这里不提我们的金色猎犬，基拉），在从纽黑文到科德角再到华盛顿山的徒步和驾车旅行中，她一直是我的伴侣，我们现在对新英格兰景观的大部分知识就是我们在这些旅行中一起学到的。为了所有这些和所有其他的共同旅行，我把这本书献给她。

威廉·克罗农
纽黑文，康涅狄格
1983年1月

目 录

第一部 回顾	1
第一章 瓦尔登 (Walder) 的观点	3
第二部 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生态变迁	15
第二章 景观与景观中的各类组成部分	17
第三章 贫穷与富裕的季节	29
第四章 确定土地边界	45
第五章 狩猎业的商品	68
第六章 森林的砍伐	90
第七章 农田与栅栏的世界	106
第三部 变迁的后果	131
第八章 那片变成商业中心的荒野	133
跋：一部几乎不会存在的著作	143
注 释	155
文献札记	197